

首席编辑：杨晓晖

在我，《上海市井》不是第一本书，却是冠以“上海”两字的第一部、之后，不紧不慢，狗尾续貂地结集出版了《上海生意经》《上海腔调》，今天又有了系列的第四本：《上海市井》第二辑，瓜熟蒂落，脱胎而出。前一本《上海市井》就成为第一辑了，上海话：顶了杠头啦！《上海市井》第一辑出版于2006年，一晃12年过去了，光阴如梭。第一辑的《上海市井》，定格于大杨浦，在那里我度过了童年、少年、青年时代，无优无虑地从黑白照片到黑白电视的时代，那个时代，我记不住有菜少肉、有米少油、只有旧衣服、很少新衣服短缺时代的不幸，只记住穷开心的日子：上课看窗外，下课在野外。只记得没有考试、没有作业、更没有刷题，重复练题，也没有学到今天曾用过的知识，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学自己想学的东西，这样的童年是快乐的，所以忍不住一点一滴、一笔一画镌刻在方格纸上，成就了《上海市井》第一辑，是上海版的《小屁孩的日记》，是顽童成长记。

出版第一辑的时候，我已经离开了鞍山六村，迁入高尚地段，但我忘不了

在我，《上海市井》不是第一本书，却是冠以“上海”两字的第一部、之后，不紧不慢，狗尾续貂地结集出版了《上海生意经》《上海腔调》，今天又有了系列的第四本：《上海市井》第二辑，瓜熟蒂落，脱胎而出。前一本《上海市井》就成为第一辑了，上海话：顶了杠头啦！《上海市井》第一辑出版于2006年，一晃12年过去了，光阴如梭。第一辑的《上海市井》，定格于大杨浦，在那里我度过了童年、少年、青年时代，无优无虑地从黑白照片到黑白电视的时代，那个时代，我记不住有菜少肉、有米少油、只有旧衣服、很少新衣服短缺时代的不幸，只记住穷开心的日子：上课看窗外，下课在野外。只记得没有考试、没有作业、更没有刷题，重复练题，也没有学到今天曾用过的知识，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学自己想学的东西，这样的童年是快乐的，所以忍不住一点一滴、一笔一画镌刻在方格纸上，成就了《上海市井》第一辑，是上海版的《小屁孩的日记》，是顽童成长记。

在我，《上海市井》不是第一本书，却是冠以“上海”两字的第一部、之后，不紧不慢，狗尾续貂地结集出版了《上海生意经》《上海腔调》，今天又有了系列的第四本：《上海市井》第二辑，瓜熟蒂落，脱胎而出。前一本《上海市井》就成为第一辑了，上海话：顶了杠头啦！《上海市井》第一辑出版于2006年，一晃12年过去了，光阴如梭。第一辑的《上海市井》，定格于大杨浦，在那里我度过了童年、少年、青年时代，无优无虑地从黑白照片到黑白电视的时代，那个时代，我记不住有菜少肉、有米少油、只有旧衣服、很少新衣服短缺时代的不幸，只记住穷开心的日子：上课看窗外，下课在野外。只记得没有考试、没有作业、更没有刷题，重复练题，也没有学到今天曾用过的知识，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学自己想学的东西，这样的童年是快乐的，所以忍不住一点一滴、一笔一画镌刻在方格纸上，成就了《上海市井》第一辑，是上海版的《小屁孩的日记》，是顽童成长记。

在我，《上海市井》不是第一本书，却是冠以“上海”两字的第一部、之后，不紧不慢，狗尾续貂地结集出版了《上海生意经》《上海腔调》，今天又有了系列的第四本：《上海市井》第二辑，瓜熟蒂落，脱胎而出。前一本《上海市井》就成为第一辑了，上海话：顶了杠头啦！《上海市井》第一辑出版于2006年，一晃12年过去了，光阴如梭。第一辑的《上海市井》，定格于大杨浦，在那里我度过了童年、少年、青年时代，无优无虑地从黑白照片到黑白电视的时代，那个时代，我记不住有菜少肉、有米少油、只有旧衣服、很少新衣服短缺时代的不幸，只记住穷开心的日子：上课看窗外，下课在野外。只记得没有考试、没有作业、更没有刷题，重复练题，也没有学到今天曾用过的知识，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学自己想学的东西，这样的童年是快乐的，所以忍不住一点一滴、一笔一画镌刻在方格纸上，成就了《上海市井》第一辑，是上海版的《小屁孩的日记》，是顽童成长记。

在我，《上海市井》不是第一本书，却是冠以“上海”两字的第一部、之后，不紧不慢，狗尾续貂地结集出版了《上海生意经》《上海腔调》，今天又有了系列的第四本：《上海市井》第二辑，瓜熟蒂落，脱胎而出。前一本《上海市井》就成为第一辑了，上海话：顶了杠头啦！《上海市井》第一辑出版于2006年，一晃12年过去了，光阴如梭。第一辑的《上海市井》，定格于大杨浦，在那里我度过了童年、少年、青年时代，无优无虑地从黑白照片到黑白电视的时代，那个时代，我记不住有菜少肉、有米少油、只有旧衣服、很少新衣服短缺时代的不幸，只记住穷开心的日子：上课看窗外，下课在野外。只记得没有考试、没有作业、更没有刷题，重复练题，也没有学到今天曾用过的知识，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学自己想学的东西，这样的童年是快乐的，所以忍不住一点一滴、一笔一画镌刻在方格纸上，成就了《上海市井》第一辑，是上海版的《小屁孩的日记》，是顽童成长记。

在我，《上海市井》不是第一本书，却是冠以“上海”两字的第一部、之后，不紧不慢，狗尾续貂地结集出版了《上海生意经》《上海腔调》，今天又有了系列的第四本：《上海市井》第二辑，瓜熟蒂落，脱胎而出。前一本《上海市井》就成为第一辑了，上海话：顶了杠头啦！《上海市井》第一辑出版于2006年，一晃12年过去了，光阴如梭。第一辑的《上海市井》，定格于大杨浦，在那里我度过了童年、少年、青年时代，无优无虑地从黑白照片到黑白电视的时代，那个时代，我记不住有菜少肉、有米少油、只有旧衣服、很少新衣服短缺时代的不幸，只记住穷开心的日子：上课看窗外，下课在野外。只记得没有考试、没有作业、更没有刷题，重复练题，也没有学到今天曾用过的知识，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学自己想学的东西，这样的童年是快乐的，所以忍不住一点一滴、一笔一画镌刻在方格纸上，成就了《上海市井》第一辑，是上海版的《小屁孩的日记》，是顽童成长记。

在我，《上海市井》不是第一本书，却是冠以“上海”两字的第一部、之后，不紧不慢，狗尾续貂地结集出版了《上海生意经》《上海腔调》，今天又有了系列的第四本：《上海市井》第二辑，瓜熟蒂落，脱胎而出。前一本《上海市井》就成为第一辑了，上海话：顶了杠头啦！《上海市井》第一辑出版于2006年，一晃12年过去了，光阴如梭。第一辑的《上海市井》，定格于大杨浦，在那里我度过了童年、少年、青年时代，无优无虑地从黑白照片到黑白电视的时代，那个时代，我记不住有菜少肉、有米少油、只有旧衣服、很少新衣服短缺时代的不幸，只记住穷开心的日子：上课看窗外，下课在野外。只记得没有考试、没有作业、更没有刷题，重复练题，也没有学到今天曾用过的知识，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学自己想学的东西，这样的童年是快乐的，所以忍不住一点一滴、一笔一画镌刻在方格纸上，成就了《上海市井》第一辑，是上海版的《小屁孩的日记》，是顽童成长记。

在我，《上海市井》不是第一本书，却是冠以“上海”两字的第一部、之后，不紧不慢，狗尾续貂地结集出版了《上海生意经》《上海腔调》，今天又有了系列的第四本：《上海市井》第二辑，瓜熟蒂落，脱胎而出。前一本《上海市井》就成为第一辑了，上海话：顶了杠头啦！《上海市井》第一辑出版于2006年，一晃12年过去了，光阴如梭。第一辑的《上海市井》，定格于大杨浦，在那里我度过了童年、少年、青年时代，无优无虑地从黑白照片到黑白电视的时代，那个时代，我记不住有菜少肉、有米少油、只有旧衣服、很少新衣服短缺时代的不幸，只记住穷开心的日子：上课看窗外，下课在野外。只记得没有考试、没有作业、更没有刷题，重复练题，也没有学到今天曾用过的知识，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学自己想学的东西，这样的童年是快乐的，所以忍不住一点一滴、一笔一画镌刻在方格纸上，成就了《上海市井》第一辑，是上海版的《小屁孩的日记》，是顽童成长记。

在我，《上海市井》不是第一本书，却是冠以“上海”两字的第一部、之后，不紧不慢，狗尾续貂地结集出版了《上海生意经》《上海腔调》，今天又有了系列的第四本：《上海市井》第二辑，瓜熟蒂落，脱胎而出。前一本《上海市井》就成为第一辑了，上海话：顶了杠头啦！《上海市井》第一辑出版于2006年，一晃12年过去了，光阴如梭。第一辑的《上海市井》，定格于大杨浦，在那里我度过了童年、少年、青年时代，无优无虑地从黑白照片到黑白电视的时代，那个时代，我记不住有菜少肉、有米少油、只有旧衣服、很少新衣服短缺时代的不幸，只记住穷开心的日子：上课看窗外，下课在野外。只记得没有考试、没有作业、更没有刷题，重复练题，也没有学到今天曾用过的知识，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学自己想学的东西，这样的童年是快乐的，所以忍不住一点一滴、一笔一画镌刻在方格纸上，成就了《上海市井》第一辑，是上海版的《小屁孩的日记》，是顽童成长记。

在我，《上海市井》不是第一本书，却是冠以“上海”两字的第一部、之后，不紧不慢，狗尾续貂地结集出版了《上海生意经》《上海腔调》，今天又有了系列的第四本：《上海市井》第二辑，瓜熟蒂落，脱胎而出。前一本《上海市井》就成为第一辑了，上海话：顶了杠头啦！《上海市井》第一辑出版于2006年，一晃12年过去了，光阴如梭。第一辑的《上海市井》，定格于大杨浦，在那里我度过了童年、少年、青年时代，无优无虑地从黑白照片到黑白电视的时代，那个时代，我记不住有菜少肉、有米少油、只有旧衣服、很少新衣服短缺时代的不幸，只记住穷开心的日子：上课看窗外，下课在野外。只记得没有考试、没有作业、更没有刷题，重复练题，也没有学到今天曾用过的知识，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学自己想学的东西，这样的童年是快乐的，所以忍不住一点一滴、一笔一画镌刻在方格纸上，成就了《上海市井》第一辑，是上海版的《小屁孩的日记》，是顽童成长记。

在我，《上海市井》不是第一本书，却是冠以“上海”两字的第一部、之后，不紧不慢，狗尾续貂地结集出版了《上海生意经》《上海腔调》，今天又有了系列的第四本：《上海市井》第二辑，瓜熟蒂落，脱胎而出。前一本《上海市井》就成为第一辑了，上海话：顶了杠头啦！《上海市井》第一辑出版于2006年，一晃12年过去了，光阴如梭。第一辑的《上海市井》，定格于大杨浦，在那里我度过了童年、少年、青年时代，无优无虑地从黑白照片到黑白电视的时代，那个时代，我记不住有菜少肉、有米少油、只有旧衣服、很少新衣服短缺时代的不幸，只记住穷开心的日子：上课看窗外，下课在野外。只记得没有考试、没有作业、更没有刷题，重复练题，也没有学到今天曾用过的知识，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学自己想学的东西，这样的童年是快乐的，所以忍不住一点一滴、一笔一画镌刻在方格纸上，成就了《上海市井》第一辑，是上海版的《小屁孩的日记》，是顽童成长记。

在我，《上海市井》不是第一本书，却是冠以“上海”两字的第一部、之后，不紧不慢，狗尾续貂地结集出版了《上海生意经》《上海腔调》，今天又有了系列的第四本：《上海市井》第二辑，瓜熟蒂落，脱胎而出。前一本《上海市井》就成为第一辑了，上海话：顶了杠头啦！《上海市井》第一辑出版于2006年，一晃12年过去了，光阴如梭。第一辑的《上海市井》，定格于大杨浦，在那里我度过了童年、少年、青年时代，无优无虑地从黑白照片到黑白电视的时代，那个时代，我记不住有菜少肉、有米少油、只有旧衣服、很少新衣服短缺时代的不幸，只记住穷开心的日子：上课看窗外，下课在野外。只记得没有考试、没有作业、更没有刷题，重复练题，也没有学到今天曾用过的知识，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学自己想学的东西，这样的童年是快乐的，所以忍不住一点一滴、一笔一画镌刻在方格纸上，成就了《上海市井》第一辑，是上海版的《小屁孩的日记》，是顽童成长记。

在我，《上海市井》不是第一本书，却是冠以“上海”两字的第一部、之后，不紧不慢，狗尾续貂地结集出版了《上海生意经》《上海腔调》，今天又有了系列的第四本：《上海市井》第二辑，瓜熟蒂落，脱胎而出。前一本《上海市井》就成为第一辑了，上海话：顶了杠头啦！《上海市井》第一辑出版于2006年，一晃12年过去了，光阴如梭。第一辑的《上海市井》，定格于大杨浦，在那里我度过了童年、少年、青年时代，无优无虑地从黑白照片到黑白电视的时代，那个时代，我记不住有菜少肉、有米少油、只有旧衣服、很少新衣服短缺时代的不幸，只记住穷开心的日子：上课看窗外，下课在野外。只记得没有考试、没有作业、更没有刷题，重复练题，也没有学到今天曾用过的知识，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学自己想学的东西，这样的童年是快乐的，所以忍不住一点一滴、一笔一画镌刻在方格纸上，成就了《上海市井》第一辑，是上海版的《小屁孩的日记》，是顽童成长记。

在我，《上海市井》不是第一本书，却是冠以“上海”两字的第一部、之后，不紧不慢，狗尾续貂地结集出版了《上海生意经》《上海腔调》，今天又有了系列的第四本：《上海市井》第二辑，瓜熟蒂落，脱胎而出。前一本《上海市井》就成为第一辑了，上海话：顶了杠头啦！《上海市井》第一辑出版于2006年，一晃12年过去了，光阴如梭。第一辑的《上海市井》，定格于大杨浦，在那里我度过了童年、少年、青年时代，无优无虑地从黑白照片到黑白电视的时代，那个时代，我记不住有菜少肉、有米少油、只有旧衣服、很少新衣服短缺时代的不幸，只记住穷开心的日子：上课看窗外，下课在野外。只记得没有考试、没有作业、更没有刷题，重复练题，也没有学到今天曾用过的知识，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学自己想学的东西，这样的童年是快乐的，所以忍不住一点一滴、一笔一画镌刻在方格纸上，成就了《上海市井》第一辑，是上海版的《小屁孩的日记》，是顽童成长记。

在我，《上海市井》不是第一本书，却是冠以“上海”两字的第一部、之后，不紧不慢，狗尾续貂地结集出版了《上海生意经》《上海腔调》，今天又有了系列的第四本：《上海市井》第二辑，瓜熟蒂落，脱胎而出。前一本《上海市井》就成为第一辑了，上海话：顶了杠头啦！《上海市井》第一辑出版于2006年，一晃12年过去了，光阴如梭。第一辑的《上海市井》，定格于大杨浦，在那里我度过了童年、少年、青年时代，无优无虑地从黑白照片到黑白电视的时代，那个时代，我记不住有菜少肉、有米少油、只有旧衣服、很少新衣服短缺时代的不幸，只记住穷开心的日子：上课看窗外，下课在野外。只记得没有考试、没有作业、更没有刷题，重复练题，也没有学到今天曾用过的知识，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学自己想学的东西，这样的童年是快乐的，所以忍不住一点一滴、一笔一画镌刻在方格纸上，成就了《上海市井》第一辑，是上海版的《小屁孩的日记》，是顽童成长记。

在我，《上海市井》不是第一本书，却是冠以“上海”两字的第一部、之后，不紧不慢，狗尾续貂地结集出版了《上海生意经》《上海腔调》，今天又有了系列的第四本：《上海市井》第二辑，瓜熟蒂落，脱胎而出。前一本《上海市井》就成为第一辑了，上海话：顶了杠头啦！《上海市井》第一辑出版于2006年，一晃12年过去了，光阴如梭。第一辑的《上海市井》，定格于大杨浦，在那里我度过了童年、少年、青年时代，无优无虑地从黑白照片到黑白电视的时代，那个时代，我记不住有菜少肉、有米少油、只有旧衣服、很少新衣服短缺时代的不幸，只记住穷开心的日子：上课看窗外，下课在野外。只记得没有考试、没有作业、更没有刷题，重复练题，也没有学到今天曾用过的知识，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学自己想学的东西，这样的童年是快乐的，所以忍不住一点一滴、一笔一画镌刻在方格纸上，成就了《上海市井》第一辑，是上海版的《小屁孩的日记》，是顽童成长记。

在我，《上海市井》不是第一本书，却是冠以“上海”两字的第一部、之后，不紧不慢，狗尾续貂地结集出版了《上海生意经》《上海腔调》，今天又有了系列的第四本：《上海市井》第二辑，瓜熟蒂落，脱胎而出。前一本《上海市井》就成为第一辑了，上海话：顶了杠头啦！《上海市井》第一辑出版于2006年，一晃12年过去了，光阴如梭。第一辑的《上海市井》，定格于大杨浦，在那里我度过了童年、少年、青年时代，无优无虑地从黑白照片到黑白电视的时代，那个时代，我记不住有菜少肉、有米少油、只有旧衣服、很少新衣服短缺时代的不幸，只记住穷开心的日子：上课看窗外，下课在野外。只记得没有考试、没有作业、更没有刷题，重复练题，也没有学到今天曾用过的知识，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学自己想学的东西，这样的童年是快乐的，所以忍不住一点一滴、一笔一画镌刻在方格纸上，成就了《上海市井》第一辑，是上海版的《小屁孩的日记》，是顽童成长记。

在我，《上海市井》不是第一本书，却是冠以“上海”两字的第一部、之后，不紧不慢，狗尾续貂地结集出版了《上海生意经》《上海腔调》，今天又有了系列的第四本：《上海市井》第二辑，瓜熟蒂落，脱胎而出。前一本《上海市井》就成为第一辑了，上海话：顶了杠头啦！《上海市井》第一辑出版于2006年，一晃12年过去了，光阴如梭。第一辑的《上海市井》，定格于大杨浦，在那里我度过了童年、少年、青年时代，无优无虑地从黑白照片到黑白电视的时代，那个时代，我记不住有菜少肉、有米少油、只有旧衣服、很少新衣服短缺时代的不幸，只记住穷开心的日子：上课看窗外，下课在野外。只记得没有考试、没有作业、更没有刷题，重复练题，也没有学到今天曾用过的知识，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学自己想学的东西，这样的童年是快乐的，所以忍不住一点一滴、一笔一画镌刻在方格纸上，成就了《上海市井》第一辑，是上海版的《小屁孩的日记》，是顽童成长记。

不掖，襟怀坦荡，在那里，我可以推杯换盏、杯盘狼藉地喝酒聊天：“醉能同其乐，醒能著以文”，诗酒文章才有性情，才有趣味，才有“同臭同趣味”的读者，这样的读者越多，我越兴奋，吃瓜群众夸道：“阿Q真能干”，阿Q干得更起劲。

每个人心中，往往落满昔日尘埃，日常琐事，文学描写苦难，对象往往瞄准民间、市井，而不是庙堂。社会是金字塔，底部永远是最大的，这样的读者也是最多的，知音也最多，我的文艺观：为吃瓜群众写作，写社会底层的角角落落，写社会底层的喜怒哀乐，与市井百姓一起搏、共心跳。

我这个人还保持了老山东的愣子味：有点直、有点傻，不会装。看见长巾披肩宽檐帽的，侧目以视，嗤之以鼻：“帽子党”。咖啡店里有，茶馆店里无，在茶馆里，我可以隐入市井，与本色在一起，混同一个普通老百姓。茶馆使我的文章有烟火气、无烟霞气，我的文章就是在六艺茶馆一篇篇拟就，经过一段时间沉淀，再在书房里

精雕细琢，添加点儿书卷气的雅，灵光一闪的噱，勾兑成雅俗共赏的李氏随笔，然后刊发在《新民晚报·夜光杯》，我在其中有个个人专栏：五颜六色，一写快二十年了，因为我不耻于俗，所以永远浸泡在市俗场景里，用老朽的文艺观来说：下基层，有生活，这要感谢大杨浦的六艺茶馆，还要感谢三教九流的朋友们，尤其七歪（沪语：读hua）八斜（沪语：读qi）的朋友们。

12年过去了，我的文章依旧写市井琐事，如果说有什么变化的话，除了“放噱头、讲故事、寻开心”，还镶嵌了更多的人情世故，上海话：做人的“软硬筋”。用学术语言概括：比第一辑深刻了。用读者的信表述：比第一辑醇厚了，用朋友的话来说：“要学做人，尤其上海人，请读拙稿‘胖友’的随笔”，那里充满了人情世故的细节，尤其新上海人，这是一本迅速发酵“上海化”的“悦读”教材，值得新上海人睡前翻翻，但饭前“忌”读，喷饭！当心呛着。它不仅不是开胃点心，还可以治忧郁症。

相比《上海市井》第一辑，多了些世故，持笔者好像长胡子了，毕竟持笔者也虚长了12岁。又到了本命年，但这只狗，比前只狗，狡猾多了，这也反映在第二辑中，除了噱，还有些思考，这就是文章的深度。

到适合人类气息的草木，《本草纲目》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草木了。天渐渐暗了下来，头顶有星星闪烁，一架客机，机身一闪一闪，从星群间朝沙湾方向缓缓下降。飞机在夜空中看着好看，小巧精致玲珑。夜色中，蟋蟀声一缕，也好听，似一种最简洁的微微带金属质地的声音。

鹿鸣山以前是墓地，坟墓众多，草木杂乱无章，姿意疯长，空中乌鸦尖叫，游人大多不敢涉足。后来城市发展，规划为市民休闲公园，种上整齐的草地、园木、花朵，修了游步道、栈道、台、公厕、凉亭，如今是鸟语花香，草木茂盛，一片葱茏。只是以前躺在这里的那些骨殖不知去了哪里？

成十字形，故水域面积比较宽阔，所以我在网上买了四条地笼网。地笼网每条约有十五米长，每条网有两部分组成，前段是诱鱼段，是用4毫米铁丝为筐，约是40、厘米正方形，再用尼龙丝织成的网织成，织成长正方形条状，网两边有喇叭形状的诱鱼洞口，外口大，里口小，鱼、虾、蟹爬进了这喇叭口，只会顺着地笼网的管道一直往里游入，直到进入地笼网的末梢圆锥形的网里，鱼、虾、蟹再也逃不出来了，除非有老鼠，也误入网内，去吃鱼、蟹后，其没有出路了，只得咬破鱼网，那里面的猎物也会成群结队集体越狱。所以鱼翁最讨厌水老鼠了。俗话守株待兔，请君入

捕鱼的乐趣王平华据房子周围的水域面积，布了四块地笼网，南面一块，东面两块，十字河道一块，每个周末拉一次网。每次拉网是老婆和外甥们最兴奋的时刻。一听说去拉网，老婆即吩咐外甥去拎好铅桶，当从网梢里倒出一条条鱼，和一只只活蹦乱跳的虾时，老婆和外甥的尖叫声和欢呼声会招来左右邻居的羡慕眼光和积极地参与。

这地笼网捉鱼也有季节之分的。春节之后的清明前后开始布网，其网里所获大部份是虾，虾有长须的柴虾，也有小型的白虾。集中四块地笼网猎物，总有一脸盆，约有四五斤。这些虾洗净后，白灼或鱼爆都可以，省一点可以

瓮，我是张网待鱼，诱鱼入网。我根据房子周围的水域面积，布了四块地笼网，南面一块，东面两块，十字河道一块，每个周末拉一次网。每次拉网是老婆和外甥们最兴奋的时刻。一听说去拉网，老婆即吩咐外甥去拎好铅桶，当从网梢里倒出一条条鱼，和一只只活蹦乱跳的虾时，老婆和外甥的尖叫声和欢呼声会招来左右邻居的羡慕眼光和积极地参与。

这地笼网捉鱼也有季节之分的。春节之后的清明前后开始布网，其网里所获大部份是虾，虾有长须的柴虾，也有小型的白虾。集中四块地笼网猎物，总有一脸盆，约有四五斤。这些虾洗净后，白灼或鱼爆都可以，省一点可以

瓮，我是张网待鱼，诱鱼入网。我根据房子周围的水域面积，布了四块地笼网，南面一块，东面两块，十字河道一块，每个周末拉一次网。每次拉网是老婆和外甥们最兴奋的时刻。一听说去拉网，老婆即吩咐外甥去拎好铅桶，当从网梢里倒出一条条鱼，和一只只活蹦乱跳的虾时，老婆和外甥的尖叫声和欢呼声会招来左右邻居的羡慕眼光和积极地参与。

这地笼网捉鱼也有季节之分的。春节之后的清明前后开始布网，其网里所获大部份是虾，虾有长须的柴虾，也有小型的白虾。集中四块地笼网猎物，总有一脸盆，约有四五斤。这些虾洗净后，白灼或鱼爆都可以，省一点可以

瓮，我是张网待鱼，诱鱼入网。我根据房子周围的水域面积，布了四块地笼网，南面一块，东面两块，十字河道一块，每个周末拉一次网。每次拉网是老婆和外甥们最兴奋的时刻。一听说去拉网，老婆即吩咐外甥去拎好铅桶，当从网梢里倒出一条条鱼，和一只只活蹦乱跳的虾时，老婆和外甥的尖叫声和欢呼声会招来左右邻居的羡慕眼光和积极地参与。

这地笼网捉鱼也有季节之分的。春节之后的清明前后开始布网，其网里所获大部份是虾，虾有长须的柴虾，也有小型的白虾。集中四块地笼网猎物，总有一脸盆，约有四五斤。这些虾洗净后，白灼或鱼爆都可以，省一点可以

瓮，我是张网待鱼，诱鱼入网。我根据房子周围的水域面积，布了四块地笼网，南面一块，东面两块，十字河道一块，每个周末拉一次网。每次拉网是老婆和外甥们最兴奋的时刻。一听说去拉网，老婆即吩咐外甥去拎好铅桶，当从网梢里倒出一条条鱼，和一只只活蹦乱跳的虾时，老婆和外甥的尖叫声和欢呼声会招来左右邻居的羡慕眼光和积极地参与。

这地笼网捉鱼也有季节之分的。春节之后的清明前后开始布网，其网里所获大部份是虾，虾有长须的柴虾，也有小型的白虾。集中四块地笼网猎物，总有一脸盆，约有四五斤。这些虾洗净后，白灼或鱼爆都可以，省一点可以

《红楼梦》里有许多痴情男女，有的是缘定三生、两小无猜，如贾宝玉和林黛玉；有的是“鸿雁在云鱼在水”的禁忌之恋，如秦钟和小尼姑智能；还有“职场恋情”，如管理贾府戏班的贾蔷和女伶龄官。龄官很有天赋，深得贤德妃贾元春的赏识。演出后，元春让她“安可”，她还嫌《牡丹亭》里的杜丽娘不是自己的戏份，非要演《钗钏记》里的丫环戏。“万人迷”贾宝玉请她唱一段“袅晴丝”，她也爱搭不理。

难怪脂批要感慨：“宁养千军，不养一戏”。优伶本事大的，脾气也大，主人爱也不是，恨也不是。大概只有曹操这样的杀伐决断之人，才有对策。《世说新语》里记载，曹操有一名歌姬，歌喉最为清越高妙，脾气却很坏，曹操欲杀之，又舍不得她的才华，就选了一百名女子来培训。不久，有新人的水平赶上了坏脾气的歌姬，曹操立马杀了她。贾府是诗书大宦名门之家，上有元春、下有贾蔷护着，没人会为难龄官。倔强而柔弱的她，便沉溺于心中百味，慢慢内耗着。

书中第三十回，农历五月初，蔷薇花盛开，龄官却独自蹲在花下，流泪哽咽，用金簪在土上画着“蔷”字，痴痴写了几千个“蔷”字。宝玉路过，不明就里，亦是感动：“这女孩子一定有什么话说不出来的大心事，才这样个形景。外面既是这个形景，心里不知怎么熬煎。看他的模样儿这般单薄，心里那里还搁的住熬煎。”

读中学时，隔壁班有个女生，身材颀长，留着朴素的齐耳短发。我和她不过点头之交，有次，我到她们教室上德语课，女孩突然递给我一本练习簿，上面写满了一位年轻男老师的名字，字体苍劲，宛如金刀刻出。再看女孩，双眸闪亮，似红烛摇曳，让我想起龄官——她像是中了爱情的魔咒，无法自拔，像是在施展爱情的魔咒：在蔷薇花下，虔诚而忘我地书写贾蔷的名字，祝祷两人情比金坚。

明清时期，情爱法术盛行。《金瓶梅》中，潘金莲为了赶走情敌、拉拢西门庆，用柳木刻了一男一女，写上自己和西门庆的生辰八字，用红纱一片，蒙在男木偶眼上，让西门庆见了她，“情人眼里出西施”；用艾塞其心，让西门庆对她满心是爱；用针钉其手，这样金莲再怎么有错，西门庆都不敢动手打她，云云。

这些方法固然可笑，但反映了当时女性的诉求：她们无法自食其力，出嫁后的生活质量，有赖于丈夫的恩宠。《红楼梦》中的一些贵妇，恪守礼教，其生存之道却比法术更荒唐：如邢夫人，不受丈夫宠爱、没有儿子撑腰，“只知承顺贾赦以自保”，“家下一应大小事务，俱由贾赦摆布”。贾赦看中丫环鸳鸯，邢夫人还出面做说客。值得深思的是，不仅古代中国流行女子笼络男子的法术，在西方文明史上也颇为常见。古希腊诗人忒奥克里托斯写过一首《牧歌》：女子施行火咒，把月桂叶、大麦粉、木偶、妖皮等投入火中，一边呼喊爱人的名字，一边向诸神祷告，祈求情郎回心转意。

希腊、罗马统治时期的埃及，纸莎草纸上记载了许多“爱的魔咒”，古希腊、罗马的铅板上，也有不少，据芝加哥大学的 Faraone 教授总结，主要分为两类：男子多用的“催情”（ers）咒语，以及女子多用的“生怜”（philia）咒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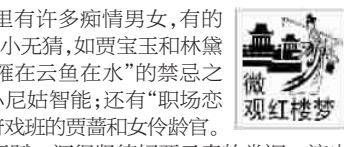
幸好，《红楼梦》里的男子，面对心爱之人，不用法术，只有呵护。宝玉自不必多言。而贾蔷，为了逗病中的龄官开心，冒着伏天的毒日头出门，花了一两八钱银子，买了只雀儿衔旗串戏台。不料，敏感的龄官却想起自己的遭际，生了气。贾蔷慌起来，连忙赌身立誓，把雀儿放生，又要贾母署署给龄官请大夫。这样真挚的爱意，让人甘愿深陷情网。

七夕会是一周的荤腥菜了，如当天全部消化，那肯定可以当一天的主食了，有时也会分一点给左右邻居一起享用。

夏天以串条鱼为主，因天热，鱼入网时间一长，容易死，一天不收拾，会发臭，所以，夏天是不张网的休鱼期，冬天鱼的活动量小，不容易入网，所以也就不张网了。

过十月一日后，天气转凉，又可以布网了，这季节网笼里的收获基本都是二到三两的河蟹，在水斗一只只四处横爬的河蟹，发出阵阵的爬行声，外甥们会情不自禁地言语：“你们的横行已经为时不多了，等会是我肚中的美食了”。

周末，捕鱼捉蟹是我难舍的乐趣了，而且捕捉捉网的情景，比吃还开心。



《红楼梦》里的爱情魔咒 戴萦袅

《红楼梦》里的爱情魔咒 戴萦袅

《红楼梦》里的爱情魔咒 戴萦袅

《红楼梦》里的爱情魔咒 戴萦袅

《红楼梦》里的爱情魔咒 戴萦袅

《红楼梦》里的爱情魔咒 戴萦袅

《红楼梦》里的爱情魔咒 戴萦袅

《红楼梦》里的爱情魔咒 戴萦袅

《红楼梦》里的爱情魔咒 戴萦袅

《红楼梦》里的爱情魔咒 戴萦袅

《红楼梦》里的爱情魔咒 戴萦袅

《红楼梦》里的爱情魔咒 戴萦袅

《红楼梦》里的爱情魔咒 戴萦袅

《红楼梦》里的爱情魔咒 戴萦袅

《红楼梦》里的爱情魔咒 戴萦袅

《红楼梦》里的爱情魔咒 戴萦袅

《红楼梦》里的爱情魔咒 戴萦袅

《红楼梦》里的爱情魔咒 戴萦袅